

xIAo
SHUO

小说
山庄

SHAN
ZHUANG

外国最新短篇小说选·2004

小说 山庄

外国最新短篇小说选·2004

全保民 选编

XIAO SHUO SHAN ZHUANG
WAI GUO ZUI XIN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山庄.2004/全保民选编.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

(外国最新短篇小说选)

ISBN 7-02-005211-8

I. 小… II. 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当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7379 号

责任编辑:全保民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周小滨

小说山庄

Xiao Shuo Shan Zhuang

全保民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3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3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02-005211-8

定价 22.00 元

编者的话

亲爱的读者，由于种种原因，今年的《小说山庄》一直拖至今日，才终于与您见面。虽说让朋友们久等了，但我可以坦言，您没有白等：因为，今年的《小说山庄》高朋满座，嘉宾如云，只要您到《小说山庄》一游，肯定会见到您所期待的嘉宾，也一定会有所收获。在这些嘉宾中，既有誉满全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有名噪一时的大腕级作家；既有您所熟知的短篇高手，也有您所未闻的后起新秀。总之，他们带来的礼物不会令您失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韩流”汹涌，扑面而来，什么这花香那花香啊，什么“野蛮女友”啊，弄得大家都以为这就是我们邻邦的文学主流，岂不知他们还有更好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特意为朋友们准备了数篇佳构，读过之后，您才会知道什么是正宗的“韩国货”。

另外，今年正值两个人口超级大国时隔半个世纪重新握手言和之际，我们也凑个热闹，特别奉献一组印度当代小说，让大家品尝一下曾产生过文学巨匠泰戈尔的佛祖之乡的文学佳酿。

朋友们，欢迎大家到《小说山庄》来做客！

编者

2005年6月6日

第一辑 青春·爱情

- 我、丽扎和那耶 [罗马尼亚] 杜·迪努莱斯库著
高兴译 (3)
- 米丽亚姆 [捷克] 伊凡·克里玛著
高兴译 (7)
- 阿尔卑斯旅馆 [韩国] 金仁淑著
薛舟 徐丽红译 (19)
- 你的树木 [韩国] 金英夏著
薛舟 徐丽红译 (36)
- 遥远的你 [韩国] 徐永恩著
薛舟 徐丽红译 (50)
- 苍白的月光 [印度] 甘·伽德吉尔著
陈英明译 (69)
- 曼吉丽 [印度] 莱·图尔夏尼著
陈兆林译 (83)
- 女影星 [印度] 纳·帕尔特哈萨拉锡著
陈英明译 (87)
- 在船上 [印度] P. 帕德玛拉居著
陈英明译 (91)
- 头发 [印度] 什维·K. 库马尔著
郁葱译 (101)

第二辑 社会万象·问题

- 鲜花 [美国] 艾丽斯·沃克著
 黄梅译 (111)
- 再生 [伊朗] 马·克依米亚伽尔著
 穆宏燕译 (113)
- 掠夺 [南非] 纳丁·戈迪默著
 李文俊译 (116)
- 蚁恐症者自述 [美国] 张索时著 (119)
- 艾菲太太的牌经 [美国] 张索时著 (127)
- 蝴蝶 [美国] 张索时著 (134)
- 命中注定 [美国] 麦金莱·坎特著
 高兴译 (142)
- 诗人和盗贼 [韩国] 李文烈著
 薛舟 徐丽红译 (146)
- 关系 [韩国] 柳在用著
 薛舟 徐丽红译 (161)
- 等待死亡 [印度] 达·马乌左著
 陈英明译 (173)
- 生日 [印度] 瓦·穆罕默德·巴希尔著
 陈兆林译 (179)

第三辑 人间真情

- 家庭关系 [巴西] 克·利斯佩克特尔著
朱景冬译 (195)
- 悦耳的漏雨声 [古巴] 奥·阿古埃罗著
朱景冬译 (203)
- 古老的住宅 [哥斯达黎加] 胡列塔·平托著
朱景冬译 (206)
- 死去的小姑娘 [墨西哥] 何塞菲娜·维森斯著
朱景冬译 (210)
- 父与女 [美国] 张索时著 (216)
- 为了思念 [韩国] 朴婉绪著
薛舟 徐丽红译 (222)
- 礼物 [印度] B.P. 萨德著
陈英明译 (241)
- 牛迷 [印度] 邦·瓦尔凯著
陈英明译 (248)
- 雨过天晴 [印度] 库·德什潘德著
陈兆林译 (257)
- 等待 [印度] 恩·拉普罗希特著
陈英明译 (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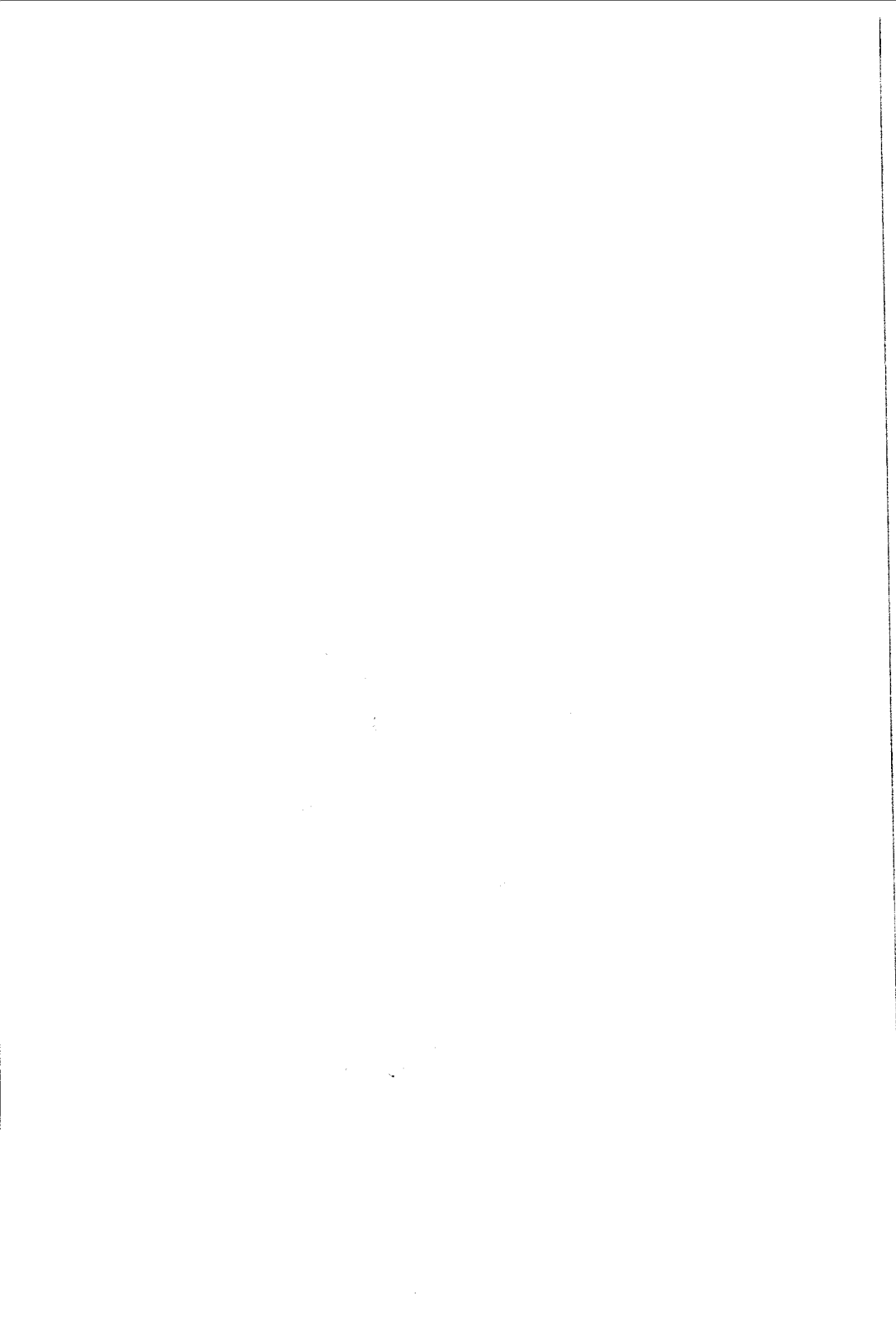
第四辑 探索·前卫

- 想象你生命终结时的某一天 [美国] 安·贝蒂著
陶洁译 (275)
- 待宰的羔羊 [美国] 罗尔德·达尔著
陶洁译 (281)
- 实验 [美国] 张索时著 (291)
- 奇妙的遗书 [美国] 张索时著 (296)
- 从前的暴风雪 [罗马尼亚] 斯·勃努内斯库著
高兴译 (317)
- 开端的结束 [美国] 雷·布雷德伯里著
李鸿译 (322)
- 窄门 [韩国] 赵京兰著
薛舟 徐丽红译 (328)
- 女鬼王 [奥地利] 艾·耶利内克著
顾牧译 (344)
- 内伽尔的月亮 [伊朗] 达·伽法尔扎德甘著
穆宏燕译 (359)

第一辑
青春·爱情



麦绥莱勒版画



我、丽扎和那耶

[罗马尼亚]杜·迪努莱斯库 著 高兴 译

明后天我就满三十三岁了。昨天我见了丽扎。

我的朋友那耶·库尔克也爱丽扎。他是今年夏天在游泳场认识她的。当他从丽扎的单子旁走过时，她问道：

“你这么晃来晃去干吗？”

丽扎同一位女朋友在一起。

库尔克反应迅速，坐到了单子上。

那一阵子，库尔克很有钱，因为他常跑乡下，修电视。

他同丽扎一个夏天花了八千列伊。

他们分手了。那耶，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挺拧。

他常从凯旋门附近给她打电话，十分钟工夫，就坐着出租车，来到贝尔切尼，出现在她面前。

常常一见面就吵架，因为那耶爱丽扎，而丽扎太轻浮。

有天晚上，他甚至给了她一拳头，因为她突然变卦，不愿同他去参加一次聚会。

而那耶，尽管品行不错，却喜欢聚会。他喜欢音乐，喜欢被一帮朋友围着。

有时他也喝酒，嘴对着酒瓶，拼命地喝。眼睛像两颗珍珠似的闪闪发亮。傻笑，这可以证明那耶是个好小伙，有着艺术家的心灵。

然而，在奥维德乌家的一次聚会后，他给了丹·佩特雷斯库两拳头。丹想带着桑达和她的朋友卡门去参加另一场聚会，撇开那耶，而桑达和卡门是那耶带来的。

打那以后过了一年。佩特雷斯库和那耶没有和好，两人各在各自的队干活。那耶同我、奥维德乌、小科科里诺夫，还有其他人一起，而丹·佩特雷斯库主要同桑杜·戈迪泽做伴。

昨天，我碰到了桑杜。

“怎么样，先生？还和阉公鸡一起干活？”

阉公鸡就是那耶。

“没错，”我说，“那你还和丹·佩特雷斯库在一起？”

“嗯，对，”戈迪泽说，“上星期六我们三个哥儿们和六个小妞举行了一次聚会。”

一听这么铺张浪费，我热情地望着桑杜。

“以后叫上桑杜怎么样？他很出活儿。”我在心里琢磨。但不一会儿我就注意到他八成在撒谎。

“我也想同你们一块儿玩玩，”戈迪泽猜到了我的心思，“可佩特雷斯库怎么办呢？他同阉公鸡还较着劲儿哩。”

“没事儿，我有办法，你们玩时叫上我，我并不是整天和阉公鸡泡在一起。”

然后，我就和桑杜“拜拜”了，但，细想一下的话，这不是昨天的事，而是前天，我正从游泳场出来，十六点左右，我上班早退了一会儿。

昨天我见了丽扎。十九点四十五分，外贸部对面新开张的化妆品商店前。

我看见丽扎走来，发现她那双粗壮的大腿实在惨不忍睹，她单调的步伐实在无精打采，可她的蓝眼睛这样蓝，白皮肤这样白，就像是透明体，并散发出一阵呛人的雷克索娜香水及其他进口化妆品的味道。这些化妆品非常昂贵。

她想去看电影，我却毫无兴致，只觉得口干舌燥，非得喝杯啤酒不可。然而她不，她不想喝啤酒，她已喝过两次了，一次在早上到部里去时，那是头儿派她去的，另一次在家里。

我，昨天上班时遇到了很多麻烦，和前天不同，觉得很有必要

喝杯啤酒轻松轻松,听听自己的话,而不是电影中别人的话。

我们还是来到了金星花园。丽扎说买票吧,而我说让我们再考虑考虑,说着说着我决定不买门票,而是去喝啤酒。这下可大大激怒了丽扎,她对啤酒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行啦,亲爱的,”我试图向她解释,“什么时候我都可以依你,但今天不行,今天上班时遇到了这么多事。”

“好吧,可我岁数小,”她说,“你岁数比我大,就得依我。”

没错,她小,二十或二十一岁。我大,三十三岁。于是,我答:

“对,亲爱的,是我大,但还没有大到事事都得依你的地步!”

这使我恼火。对于她来说,和我一起并不重要。我应是一个事事依她的人。比如说,带她去看电影,可我不是那种人。

我们在大学公共汽车站分手,她坐31路车,回贝尔切尼,我提溜着她的网兜,一直把她送到车站。她购了不少物,说是为一个女朋友买的,是位女同事,正住院哩。

就这样我同丽扎分手了。

是那耶把她介绍给我的,他现在正爱着一个叫耐莉的姑娘,他这么说,可我明白他依然爱丽扎。

有一回,我们四个聚在了一起:我,那耶,丽扎和耐莉。没有啤酒,我们就喝了佩斯克鲁希葡萄酒,然后到了我的住处,玩了一局十五子棋。

耐莉注意到那耶依然喜欢丽扎。我那时也喜欢丽扎。耐莉不想下棋。主要是我和丽扎在下。那耶也下了一会儿。

昨晚,那耶来电话,说要带耐莉来我这里看同丹麦的比赛,我对他说我要同丽扎约会。

那耶不相信。

“嘿,不是你把她介绍给我的吗?”

“正是。”那耶笑了。

后来我听丽扎说她刚和那耶约过会,那耶帮她提溜着网兜,穿过了整个城市。然后她把他打发走了。

这么说丽扎和那耶约会，还约会。

“你们为何还约会？”我问她。

“不知道，”丽扎说，“可那耶是头牛。”

“为何是牛？”

“不知道，亲爱的。可瞧，有一回，我说想到外地玩玩。他说没钱。我说，那又怎么样，亲爱的？然后，我一生气，就不再和他约会了。”

“可是，亲爱的，”我指出，“如果你说他是头牛的话，为何还继续引诱他呢？”

可丽扎同时培养我们俩。有这么多人追她，她感觉良好，这就是小妞，这就是不知想要什么的姑娘。

然而，有一回，看马戏时，丽扎问我：

“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想要得到什么？我知道想要得到什么吗？丽扎为何这么单刀直入，为何？我从前是，现在依然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和我打交道，你得特别小心。

一个星期天，中午时分，我和那耶·库尔克一起去喝碗鱼汤，我看一些人正喝着哩。可没有了。于是我要了份牛肉汤，他要了份鸡肉汤。

看到服务员端着托盘走来时，我们打了赌。可托盘里既有牛肉汤，也有鸡肉汤。服务员给那耶上了鸡肉，给我上了牛肉，汤汁相同。

能得出什么结论？

依我看，很多。

不管怎样，我三十三岁了，尽管尽干傻事。今晚我去奥维德乌家参加聚会。我想恢复自己的生活。

米丽亚姆

[捷克]伊凡·克里玛 著 高兴 译

父亲的表妹将举行订婚仪式。茜尔维娅姑姑小个子，大鼻子，皮肤晒得黝黑，嘴巴总是说个不停。战前她当过银行职员，眼下成了一名园丁。她的未婚夫原先是律师，目前在食品供应办公室当雇员。他在那儿到底干什么我不清楚。不过，父亲向我们保证，聚会时一定会有惊喜，说完还意味深长地咂了咂嘴，惹得弟弟和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姑姑和我们住在同一营房里。她的屋子小得可怜，一扇小窗向着走廊。屋子太小了，我都想象不出它原本究竟是预备派什么用场的。也许是当贮藏室，放些马蹄铁、马鞭或踢马刺之类的小玩意儿（这里过去是骑兵营房）。小屋里，姑姑有一张床和由两个箱子拼成的一张小桌子。这会儿，她在桌子上铺了块桌布，放上了几个卡纸板做的盘子，里面盛着一些摊开的三明治。这可是地地道道的三明治啊，上面加满了色拉米香肠、沙丁鱼、鸡肝馅饼、生芜菁、黄瓜和货真价实的奶酪。姑姑甚至还准备了一些涂着甜菜酱的小蛋糕。我注意到，弟弟直流口水，不住地发出咂咂声。他还没学会自我控制。他从没上过学。我上过，而且我还一直在读些有关狡猾的尤利西斯和健忘的帕加内尔的书，因此我对众神和人类德行有所了解。

这是我头一回见到姑姑的未婚夫。他年纪轻轻，鬈发，圆脸，脸颊上没有任何战争苦难的痕迹。

就这样我们在那间封上窗的小屋里聚在了一起。我们九人刚一挤进去，空气立马变得浑浊、闷热，充满了汗臭味儿。可我们吃

着,狼吞虎咽地吃着那些你连想都想不到的好吃的东西,又用飘着奶香、甜得宜人的代用咖啡消化着肚里的食品。那些吃的显然都是那位未婚夫从食品供应商店里弄来的。这时,父亲用刀子敲了敲杯子,说任何时代都不至于糟糕得连一点好事都不会发生,总会有许许多多意义重大的事件——他只想列举德国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惨败和英国军队在意大利的攻势——现在又加上这一庆祝仪式。父亲希望下个月这对幸福伴侣就能自由在地外出度蜜月,他祝他们早日获得和平,祝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父亲还出人意料地引用了一句歌德的名言:拥有爱的悲伤总比缺乏爱的欢乐要好。

接着我们唱了几首歌。由于晚餐已开始发放,我们不得不结束聚会。

当我端着盛满甜菜帮子的铁罐回来时,看见满头白发的画家斯皮诺——人人都叫他斯皮诺大师——正坐在一扇没装玻璃的弓形窗孔旁。他的身边也立着一只铁罐,只不过已经空了,膝上摆着一块铺有画纸的画板。他在写生。我们的走廊里住着好几个艺术家,斯皮诺大师在他们中间年纪最大,名气也最响。他在自己的祖国荷兰设计过奖章、钞票和邮票,据说就连王后也曾让他画过像。这儿虽然严禁画画,但他还是在极小的纸片上画下了不少我们犹太区的场景。他的画太小了,我都觉得这些精致微妙的线条不可能出自那只苍老的手。

有一回,我曾鼓起勇气,用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德语问赫尔·斯皮诺为何要画这么小的画。

“吞下它们更好一些。”他回答。但也有可能我听错了,他实际上说的是“将它们寄走”,或者甚至是“将它们送人”。

这会儿,我满怀钦佩之情望着他在画纸上填上了一个个正排着队的老年男人和女人,这些人全都挤在一块儿。他们并不比米粒大多少,可人人都有鼻子,有眼,有嘴巴,而且胸前还挂着大卫之盾。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画纸,仿佛觉得那些小小的形象开

始四处走动，蚂蚁似的云集在画面之上，直看得我头晕眼花，不得不闭上了眼睛。

“嘿，你觉得怎么样？”白头发画家问我，但并没有回头。

“漂亮。”我低声说道。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对他承认，我也曾试图用小小的图像让纸片上住满人。在我稍稍快乐一点的时候，在我考虑到有朝一日走出这个森严壁垒的地方的时候，我也曾向往着在某种具有见证意义的职业中一展才华——当一名诗人，一个演员或一位画家。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能给您一点汤吗？”

直到这时老人才向我转过身来。“那是什么呀？”他惊讶地问道，“他们已经发完黑面包了？要不就是你病了？”

“我姑姑结婚了，”我解释说。

赫尔·斯皮诺从地上拎起铁罐，里面一滴汤也没剩下，我将自己那份甜菜帮子汤倒了一大半给他。他微微躬了躬身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你的这一片好意。上帝会奖赏你的。”

只不过，上帝在哪里呢？晚上躺在爬满臭虫和虱子的草褥上时我不由得想。他又如何奖赏善事呢？我想象不出他，我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什么希望。

而这一世界呢？

每晚我都会在焦急不安中竖起耳朵，仔细听着黑暗中的动静。听走廊里是否响起靴子声，听外面是否有打破寂静的绝望的叫喊，听门是否猛然打开，传令兵是否已经走来，手里捏着一张打上我名字的纸条。我生怕自己会睡着，生怕冷不丁被抓住。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无法躲过他了。

我在储存土豆的地窖里为自己选好了一处藏身之地。宵禁时间过后，我会悄悄地从那狭窄的窗户爬出，将自己深深地埋在土豆堆里，任何党卫队员都不会发现我，任何狗都不会嗅到我的气味。土豆会让我活着。

一个人靠吃生土豆能活多久？我不知道。可是战争还将持续